

漢學簡覽

其味

漢學商兌卷中之上

桐城方東樹

黃氏日鈔說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語云此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加危微精一于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執其中耳此訓之之辭也皆主于堯之執中一語而發豈爲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擴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其後進此書傳于朝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

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
按此一大公案其後顧亭林申之遂爲蔑心之祖而漢學
者因據以爲罪宋儒成讞矣苟博觀終始窮極義理則是
非分明黃氏截講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慮後人以言心
墮禪謂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粗疎不察而失其本矣
姑勿論三代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心何如卽如二典所載
厯象命官平地明刑典禮立敎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
世孰非聖人之心之所寄哉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該于微
危精一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
所在而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

之時中子思之作中庸卽傳堯舜禹執中之一語也其引
夫子之說曰擇善固執卽精一之旨也朱子中庸序所以
發揮此四言者至矣盡矣黃震粗疎淺謬滑意妄說可謂
無知而輕于立論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爲甚古今神聖一切智愚動作云爲皆心之
用三尺童子不可謾也今爲學欲明聖人之道而拔本塞
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邪唐虞之世
未有禪病今以梁以後禪學豫代古帝防之動欲改避經
文抑何可笑漢學之徒益推而極之遂堅斥此非聖人之
言以爲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稱出道經爲僞古文

所采宋儒不知偽古文遂妄尊而信之耳或竟據道經二

字直證以爲出于道藏

楊倞荀子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按困學紀

聞言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据此則楊倞所言亦容近是蓋周漢人語固有如此者又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王厚齋云蓋周志之類皆此類也又按四庫提要鶡冠子下云古人箸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已復禮一語今見論語而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左傳乃以爲穆姜語司馬遷引鶡冠子惟稱賈生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偽云云

于其徒

按宋史黃震登寶祐四年第本傳不言其受學源流世稱震傳朱子之學考周密癸辛雜識稱饒雙

峯旣詭爲黃勉齋門人而黃東發與雙峯門人董敬庵韓秋巖會哭雙峯俱稱先師一時道學之恠往往至此云云則黃東發亦羅

子遠之儔耶

愚以爲此二語旣爲荀子所引下文又曰

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則荀子視此二語亦不輕矣荀子及程朱重之黃震乃輕心掉之諸新學小生乃詆而斥之適足見其非明君子耳夫不審義理之實而第執左證棄心任曰此漢學膏肓錮疾將已之父兄偶至他族亦不當怱乎謹按四庫提要靈樞經下云梅賾古文雜采逸書聯綴成文雖牴牾罅漏廣託顯然而先王遺訓多賴其搜輯以有傳不可廢也是則公允至平之論而凡攻僞古文者所宜取正也或謂道經所云顯與佛氏明心之說相近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惡于禪學卽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絕義理用心如墻壁以徼倖于

一旦之灑然證悟若夫聖人之教兢業以持心又精擇明

善以要于執中尙有何病

孔疏將欲明道必先精心亦是
在執中前補義也王僧達詩云

精理亦道心善注引
尙書曰道心惟微

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惕提撕意

猶引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區處下手功夫至

密道理直盛得水住而猶妄議之可謂昧矣或又謂心一

而已安有人心道心此語尤昧今試詰彼所謂心一而已

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古今

天下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

邪慝若以爲不屬道邊亦不屬人邊粗則如告子之知覺

運動與禽獸同焉者是特則正墮向禪學卽心是道及陽

明本心良知之說然則所謂心一而已者於此三者果何

居也

宋范淳夫之女讀孟子操存舍亡語因譏孟子不識心曰心豈有出入邪程子聞之曰此女不識孟子却

識心劉安節問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便在此處纔過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存而言也此論至精與大學正心傳有所不在語吻合

或又謂孟子

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爲欲心此語更誤夫孟子此

言探其本始言之卽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

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

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卽欲心人心也

孔疏解人心蓋亦指衆人之心

但未詳耳

若謂人皆無欲心則記所稱易慢之心非僻之心鄙

詐之心果何心也試令夫人自捫其心果皆仁而無欲乎

使人心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爲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
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旣自
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爲教于天下萬世千言萬
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于
仁則賴有此四言之教相傳不刊以爲迷途之寶炬慧燈
所以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嘗
試論之以爲禪家卽心是道與陽明本心良知大畧亦皆
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如聖人文理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
以差失作病痛政爲少精以執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爲盡
精微異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

者其歧違偏全之爭政在此處程朱所喫緊爲人講切發明分別疑似者亦政在此處初學之士欲審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幾懋修之儒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黃震乃畏病而不識病源轉欲去其藥浸假而並欲去其軀體輕于立論真妄庸也或又謂黃氏引論語堯曰云云證舜未嘗言心可謂精矣此尤爲謬論必若前聖所未言後聖不許增一辭則後來安得有六經前書所未及後書所有不可信則此論語之言亦今文堯典所未有

古人引書多易原文爲訓詁之辭孟子史記尤可見世之俗士執字

句異同以疑古書陋矣

愚嘗反覆究思之無論僞古文足信與否苟

子所引足重與否祇此二語卽出于巷說里諺亦當平心
審諦斷然信其精粹無疵不詭于道足以質古聖而無疑
而無庸代爲周防也何基有言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
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此足爲黃氏顧
氏藥石矣要之黃氏顧氏猶目擊時病有救敝之意言雖
失當心則可原及妄者主之則借以立門戶與程朱爲難
援黃震以爲重又自矜能闢僞古文而已與黃顧之意全
別何以明之以今世並無心學禪學之害不待慮之也曰
知錄引黃氏曰鈔唐仁卿諸說以爲闢陸王心學則可以
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學則不可以爲六經孔孟不若陸王

之言則可以爲六經孔孟不言心則不可

真德秀作心經集聖賢論心語

三十餘條

昔在晉宋之間義學盛興所有諸經教皆中國文士

刺取莊老及吾儒精理以潤飾之理本大同六經之言與佛學相近者數百千條不究義理之實及當處文義偏全何若但以其辭之相近卽疑而欲去之徒亂聖人經義疑誤來學此黃震顧亭林之用意太過反致粗疎謬妄而承學之士因舛穢眯目矣

顧氏曰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驗于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于此判此聖人所以

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
合于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
心曰不立文字獨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家國之
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
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云云
按程子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蔡氏三聖傳心之說蓋
亦稟之朱子顧氏非之故其推衍黃氏之意如此不知心
具衆理是不得不如此立說其實心與理不可分爲二件
舍心何以見理傳理卽傳心也故曰千古以上千古以下
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特以傳理不可爲名且於辭義

爲不備故以傳心爲辭公羊傳所謂避不成文是也至于
禪家單傳心印其病乃在鶻突無文理密察不分四德無
品節但高明廣大而不知精以執中與聖人所傳都俞吁
咈戒謹恐懼兢業以擇善執中之心其界甚分明不此之
辨而概禁不許言心用意浮淺議論魯莽矣至于釋氏理
障之說其義甚精微蓋卽孟子兼愛爲我及執無權之中
皆足以害正理者陸子所謂溺于意見大學正心傳所謂
有所則不得其正者也知德者尠固未有知其切于身心
體察者矣哀哉苟有一日用其力于德仁方知其味也顧
氏粗淺不曾細心窮理固不足以知此釋氏能慮及此可

謂喫緊爲已周防密切惜乎其所以求之心者但取光明
本覺而不知有四端品節又坐不講學窮理所以差失則
亦仍是理障也豈謂凡爲學者皆不當求心耶且如顧氏
所云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聖人所以致察于微危精一相
傳以執中使無不合于理是顧氏已不能舍心以言理又
云聖賢之學自一心達之家國之用無非至理厯千載而
無間是顧氏已自明言聖人以其心統具此理以傳于千
載何以云心不待傳不當言傳心邪借如顧氏意不言傳
心第言傳理不知此理託于何物以傳邪若以理貫徹古
今而無不同但隨時隨事隨人取用自無不足無待于傳

則是古聖賢經典文字皆可廢夫理具于心無古今一也
今言理而不許言心譬如言世人但取足于米不必言禾

此不爲童昏之見邪顧氏于考證自優於義理甚魯莽滅

裂

古人言鹵莽滅裂鹵土塊大莽草根盛滅裂言耘苗者

滅去而分裂之其解不明余繹思其意蓋言耘苗者本

欲滅草而反裂苗也

說著此事無不錯者而橫有高名爲

黃氏顧氏政是滅裂

世所震顧歎所謂精非粗人所信良不誣矣大抵聖人之
言渾然坦平因事立教施之各當辨生于末學往往霑滯
支離動生荆棘如明季心學縱恣異說紛歧誠爲惑亂顧
氏憂而欲闢之其意甚善特自家學術粗見道未真立義
旣差故其辭亦絞繞不分明本欲除病而不悟已所立說

其病更大亦由其不肯虛心服膺程朱故也考朱子作記
疑一卷中有論傳心一條實爲宋明之季諸人之講所宗
今錄于此可以正黃氏顧氏之辨爲不得其理也曰先聖
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
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
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而已朱子辨曰此言務爲
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聖人之心
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與聖人之心無以異焉是
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傳心不傳其心而傳
已之心哉且旣曰已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況不本于講